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題名

藏書

印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傳

義烏宋先達卜傳

宗澤  
康植

徐橋

朱元龍

宗澤字汝霖母夢雷電紅光下燭寤而生澤自幼有大志元祐六年登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倖用事者予祠而歸復坐削奪羈置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年朝廷議遣使與金人講和用薦者假宗



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衆謂澤方剛難合必不能屈且徒死無補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除直祕閣知磁州從羸卒十餘人倍道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儲畜募敢勇爲必守計且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上之除祕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高宗以康王使金過磁澤力止之朝廷因命爲兵馬大元帥澤副元帥加集英殿修撰高宗承制復加徽猷閣待制凡與金兵十數戰皆有功方進兵臨濮而京城不守矣金人逼徽宗欽宗北行澤即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度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

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行誅討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趣詣行在所入對涕淚沾臆陳興復大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駑怯當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誠足矣高宗壯其言擢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改知開封府尋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真除開封府其訓辭曰雖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徇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先澤素蓄忠義至是益自感奮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來聽節制京城



內外所屯兵實百八十萬方尅日大舉渡河而遽屬疾諸將入問狀震然起曰吾固無恙政以二聖蒙塵至此汝等能殲滅醜虜吾死何恨衆皆洒泣同聲應曰敢不盡力翌日遂薨臨終唯呼渡河者三二年七月也時高宗南渡已久至是有旨除澤門下侍郎御營副使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賜謚忠簡始澤身任中原之事旣修復京城力請回鑾疏凡二十四上而黃潛善汪伯彥從中沮之以故憂憤成疾澤旣薨數日間民人散去者十五六議者謂其子穎嘗居戎幕得將士心宜用以卒父功於是

朝廷已用杜充爲留守乃除穎秘閣留守判官穎尋服喪而歸所集義士悉散去而中原不守矣穎後爲兵部郎中

贊曰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於忠簡及中原尅復而高宗乃無有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潛善伯彥輒譖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實奪之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益諱之也嗚呼高宗之無意於中原固不足論使忠簡而緩死則神州全璧杜稷長靈實嘉賴之矣然則盛衰之際



庸非天平

徐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進士調主簿上饒始受業  
考亭朱子之門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開禧和  
戎議函大臣之首僑上書言非所以立國時多其能  
盡言嘉定七年由嚴州推官考滿差主管刑工部架  
閣文字除國子錄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遷校書郎  
請外知和州徙知安慶府十一年除提舉江南東路  
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朝廷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已  
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危迓治於  
將亂丞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久之理宗即位

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願寘之言  
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葛參政洪喬丞相行簡時  
在侍從代爲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紹定六年  
朝廷更化收用老成落致仕除直寶謨閣江東提刑  
尋除祕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屢辭逾年始造朝入見  
論奏數千言大略謂君心正則朝廷正以至百官萬  
民莫敢不正矣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  
際數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爵且建言子思宜  
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  
愚宜配享寧宗後皆施行以論王檝奉使狀與時宰



論不合力求去除工部侍郎求去益切陞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僑奏領祠勸讀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既歸援舊比上疏請辭待制乃復除集英殿修撰與其子京官固辭命下如所請而疾以革卒年七十有八計閩仍除寶謨閣待制致仕

謚曰文清初僑之兄侃倬皆學於東萊呂成公而僑師事朱子朱子每語人曰崇甫明白剛直士也因俾以毅名齋朱子之學拙於慶元及伸於端平僑與度正業味道實發之其在人君前論學則曰在正心論

治則曰在知人其教學者以命性心中誠仁爲窮理之要九思九容爲主敬之本平日奉身苦約人不堪其貧嘗入對衣弊甚上問曰卿何貧甚耶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于橫歛軍怨于培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阡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理宗爲改容優納焉其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紀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門人曰朱元龍康植

朱元龍字景雲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温州平陽池州



青陽兩縣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  
五兄弟溺死縣卒具獄上力辨其非辜其兄弟得不  
死後皆爲名進士它所平反者甚衆嘉熙元年以處  
州縉雲縣令治最擢幹辨行在諸司糧料院尋除宗  
正簿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  
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以勢取耶中官有求封節  
者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  
確可改也宗室有圩田之訟衆莫敢決元龍毅然決  
之時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  
事廟堂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

可又兩上封事言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  
痛哭流涕於是史嵩之入相疾其直言遂以片去差  
知衢言二州皆旋予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既而鄭  
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其剛直遂以朝奉大夫致  
仕家居十年乃卒元龍早受業於僑旣又從四明袁  
正獻公燹遊燹象山陸氏門人也故元龍之學得朱  
陸之異而會其同有文集若干卷子幼學用蔭入仕  
爲臨安府觀察推官能世其家業

康植字子厚父曰仲穎字蘊之淳熙十四年進士復  
試中教官仕爲尚書吏部郎中涖官以清白稱植用



世科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爲莖  
安軍節度掌書記與制置使史嵩之不協對移江陵  
酒官未幾除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  
論對言事抗直忤喬丞相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救  
荒有法陞知本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丞遷兵部  
郎官除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  
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也時爲丞相并連及之其言  
以謂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  
以小忠而成其大奸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  
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羣臣明知

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鋒是逢  
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杜  
丞相範時在樞府爲之極諫謂憲臣言事旣不中又  
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理宗尋悟乃徙宅之隆興而  
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鹽  
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  
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賑水菑拯益弊政惠  
太守赴闕奏事卒于建谿驛積階朝奉郎其在廣德  
時取大學語名其齋曰誠求仲穎與僑爲同年植以  
故早師事之師門中獨植從游最久與同邑祕書丞



王世傑皆號稱高弟焉  
贊曰文清則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可謂道學之宗  
師矣朱子之傳閩中則有黃幹氏而浙東爲文清然  
黃幹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爲王柏氏皆文清同郡人  
而皆隱德不仕文清之傳如元龍植則皆起科第躋  
政路故著於大節表表如是焉王柏氏稱植操尚之  
堅風力之勁有文清之遺則嗚呼寧獨植而已哉

王安國小傳

王安國字靖翁婺之東陽人也個儻有志畧喜讀孫  
吳書以門功授成忠郎當入官於是宋祚將傾知有

材無所可用輒歎曰末世之能危孰與治世之憂鳳  
哉則閉門隱居以教子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宋既  
納土而人心猶危疑未輯安國以策干大帥高興歷  
陳撫綏之計興與語意合即署爲東陽尉時法令未  
一安能布威立信以馭其民明年縣民婁覃等恃玉  
山險僻相挺爲亂殺浙東宣慰使陳天祐新昌界行  
省左丞史弼領兵討之安國詣軍前告以方略親入  
賊窟以計誘之手縛其渠魁以獻弼喜曰使吾兵不  
血刃而獲賊者爾力也延置麾下將薦用之以親老  
而固辭二十六年寧海妖賊楊鎮龍反玉山境接寧



海因據爲巢穴安立稱號勢甚猖獗安國覘其勢笑曰賊無能爲也率鄉兵據要害拒之賊乃從間道趨義烏未幾與官軍遇其衆奔潰而首賊遂就擒安國爲人謹厚重然諾民有訟不直於縣官而惟尉之言是直自其爲尉鄉閭賴以安靖者二十年民懷其德有祠其像于家者二子奎嘉並以經學傳其家烏傷王禕曰安國六世祖豪在宋宣和間能禦睦寇捍鄉井以功補忠翊郎其大父霆起益科守邊郡嘉熙淳祐之際江上事急朝廷深倚其功卒官達州刺史若安國者可謂能世其家矣忠翊之死喬丞相行

簡爲其銘而達州事業具載史傳安國之事其可不使少槩見乎故予私著之以備闕逸

吾丘子行傳

吾丘子行者名衍太末人也其先爲宋太學生留弗歸因家錢唐至子行比三世子行嗜古學通經史百家言工於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季下而於音律尤精然性放曠不事檢束眇左目左足跛而風度特醞藉一言一笑皆可喜對客輒吹洞簫或弄鐵如意或援筆製字苟若無人每以郭忠恕自比自號貞白處士傲居陋巷中教生徒常數十人未成童者坐之



樓下賓客談笑喧動鄰舍而樓上下之徒常肅然達  
官貴人聞子行名歛門候謁非其意斥弗與見或從  
樓上遙與語弗爲禮或與爲禮矣送之弗下樓也東  
平徐公子方海內大老也持部使者節浙西所蓄古  
噐物歛識多莫能辨咸以爲非子行無能知者徐公  
即命駕訪子行子行爲一一鑒定之徐公未嘗不嘆  
服其精敏於是人皆謂徐公能下士而子行非果於  
傲世者矣子行爲詩不純守法律而善著書所著有  
尚書要略聽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詞譜重正卦氣  
楚史禱祝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周秦刻

石音釋學古編其修詞立論皆識見絕諸人前弗及  
故用是自負藐視一世其所稱許者惟錢氏仇仁近  
永康胡汲仲穆仲三人於他詩人文士悉少許可動  
加譏刺不顧人喜怒不知者不堪其誚侮知者以類  
乎滑稽不卹也初子行年四十未娶買酒孤女爲妾  
不父即死死且父人或誣告子行妾嘗爲已妻有司  
逮妾母而妾母已再適人居他州及來死子行所又  
逮妾母後夫後夫來復舍子行而坐僞鈔事覺竟連  
子行知情子行惧爰訪仁近值仁近早出則留詩以  
去遂莫知所之後三月吳人衛天隱以六壬占之得



亥子丑其辭曰歲子月巳旬寅斯首亥實水鄉已墓  
在丑惟子與丑無祿殞虛墓非其歲死沉江湖是生  
戊辰土爲宰制土弗勝水家絕身棄此其骨汚淵泥  
九十日矣筮與所留詩語合乃知子行已投水死其  
弟子爲招魂以葬而汲仲爲之銘

爲說者曰篆籀之學至宋季其敝極矣國朝以來子  
行始倡其說以復千古而吳興趙文敏公實和之其  
學乃大明子行可謂博雅之士哉子行旣歿得其學  
以名世者宛丘趙子期濮陽吳孟思子期仕至執政  
而孟思今猶布云

### 禹烈婦傳

烈婦禹氏淑靜字素清會稽人也生五歲從父宦居  
錢唐性聰睿授以古文日誦數百言稍長習書記凡  
文字過日輒不忘一日忽自警曰此非女子所宜先  
也乃潛心女紅之事咸精其能父母鍾愛之不肯與  
凡子年二十三擇壻得四明吳守正有文學爲時名  
士即以歸之烈婦生處華靡旣歸吳氏能不厭儒素  
益自恭巽事舅姑以孝聞治家井井有條善慮事多  
億中無鉅細必咨稟其夫乃行嘗謂人曰婦人雖聰  
明然聞見有限其可自用乎平居不妄談笑與人言



必由於禮義女婦或有行汙不自飭者雖貴咸不與見雖見不與言或譏其不容物則對曰人其身而禽獸其行吾方爲之羞尚能與之語乎其一言一行皆足以範世軌俗大抵此類姻黨莫不敬憚之稱爲女婦中丈夫也至正壬辰秋七月錢唐陷于賊燔民居殆盡艱難備嘗得脫虎口移家崇德之石門丙申夏五月賊陷崇德携三女泛舟避泣謂之曰世亂如此而吾家貧力殫苟籍祖宗蔭庇庶幾有濟倘有不測吾與汝輩唯有死耳慎勿受人汚也明日賊退苗軍縱兵大掠倉卒備不能遠同舟十數人悉爲所虜

烈婦即抱八歲幼女投水死日暮其夫往覓所在水上得幼女屍即其旁求之烈婦屍挺然立水中於是得年四十有五矣

贊曰無非無儀婦人之常以烈稱婦人誠婦人之不幸歟予聞禹烈婦宅心提身平日毅然以貞潔自許及遭變故輒視死如歸雖曰死得其所謂之不幸非歟嗚呼自兵興以來五六年間天下之擾攘甚矣男女失身不得所死者蓋不可勝道抑禹氏之得以烈稱爲不幸可不可歟

考定伯夷傳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  
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  
自伯夷名允以下據韓詩外傳呂氏春秋增入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  
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冝立而逃之  
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  
往歸焉及至西伯卒遂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  
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  
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  
耻之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

苟存今天下亂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  
避之以潔吾行自曰吾聞古之士義不食周粟隱於  
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  
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  
於首陽山

太史公曰夫學者載藉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  
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  
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旣興然  
後授政示天下重噐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干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余以所聞由光義既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此太文公將稱伯夷讓國之節故先述帝堯讓位之難及由光不受讓之義因以見由光雖義高其事不見於經史而伯夷之節則賴孔子序列故名傳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之怨耶非耶此率孔子稱道伯夷之辭言其求仁得仁固若無死心然兄弟讓國乃

至餓莫能無怨乎蓋言其若有怨所以明其實無怨也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繫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此引言顏子有暴戾而壽終又極言操行不軌者乃富厚累代公正發憤者反遇禍災所以反復致意於伯夷以讓國之賢而至於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歲寒後然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  
見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憑生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此言人之志善惡不同  
愈見然則盜跖曷嘗爲足重易曰同明相照同類相  
而伯夷雖餓死豈足爲輕哉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  
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岩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  
名烟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  
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未又申言爲善者必待

世之後善名之不著所以深幸伯夷得孔子而名彰顏淵由附驥尾而行顯也

太史公伯夷傳自漢以來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  
奇偉萬喙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遷  
作史記體制最正其列傳之體必首著名氏鄉里  
世系繼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其末論斷之辭則  
別稱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備之事發所不盡  
之意觀乎老莊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爲體皆然獨  
伯夷傳首述載籍博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  
箕山等語乃始及夷齊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  
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乖舛意者必有錯簡而後



世承訛襲謬不以爲非也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爲註解予切病之因爲考尋其指意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定之間復援據古說補其一二而頗加箋訓庶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有所取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顧乃妄議而竊更之不已僭乎曰非然也予之考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第之曷有妄贅一辭哉且書之蓋成禮之大學既列爲聖人之經而在先儒悉嘗更改則予於是而考定之乃所以成其美也而奚僭之爲況乎史記本不完之書

故褚少卿小司馬氏輒爲之補益設以僭罪予則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俟覽者詳焉

### 宋太史傳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爲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爲



駿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多矣景濂在姪僅七月爲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即能讀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携之入城府裨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爲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爲景濂盍爲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蘊奧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

爲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平莫測其際源、乎不知其所窮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侍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語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



旅知言士也爲之序曰柳公之文麗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壘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爲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玄於二公爲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尔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湯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

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既即世而景濂踵起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韜閔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疑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于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已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



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旣間因許氏  
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  
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  
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  
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  
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辯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  
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飯梁  
肉而茹苦荼飲茗汙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  
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辯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

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  
冠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  
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  
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  
婦間盡其道與人交往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爲變眩  
枰闔謾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賣不復恤  
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  
所爲文別有蘿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  
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禕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



於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迹半天下其文雄深雅  
健善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  
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  
頽不知其孰爲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  
之稱遷者固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  
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襟語以  
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  
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爲異  
耶

### 劉燾孫傳

劉燾孫字長吾茶陵人宋丞相沆之十四世孫器貌  
瓌宏有文學後至元丙子游京師以民間俊秀用薦  
者得自入國子爲弟子員積分及優等至正戊子會  
試下第以例署常寧州儒學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  
亂湖南常寧陷州長貳皆棄城遁燾孫獨不去因集  
民爲兵有衆萬計克復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總兵  
者嘉其功言燾孫當起陞知其州事未報其年冬正  
岡洞獠寇常寧於是常寧以糧匱援絕城復陷燾孫  
乃率其餘衆退保溫江原結寨以爲固已而紅巾有



羅甲者復來攻其寨燾孫力與戰以衆寡不敵見執  
燾孫有女甲欲取之使謂之曰予吾女者免若死且  
必厚相遇即不予死不可免死後女終爲我有若其  
圖之燾孫大罵曰賊狗奴我天子諸生受國名爵義  
當死報國死吾所也寧得以女子賊求活邪我死即  
吾女爲賊有豈復顧哉賊留之者五日以甘言誘  
之燾孫不爲詘絕不飲食而罵聲不絕口遂遇害賊  
黨有義之者以棺瘞之州西門沙上賊旣退發棺重  
斂之以葬顏面猶如生湖廣省臣及部使者皆具其  
死事以聞燾孫有同母兄畊孫字存吾至順庚午進

士仕爲寧國路總管府推官至正乙未長搶陷寧國  
亦執節死之

史官王禕曰嗚呼元之有國餘百年其德澤之入人  
亦深矣及其亾也服節死義者雖徃徃而有然卒未  
嘗多見焉豈余之聞見不廣歟抑死者人之所甚愛  
而又世道不古若故其能以忠義自許者或寡歟余  
頃奉

詔修元史於凡以死徇國者必謹書之厲世教扶人  
紀也當時得畊孫死事旣已登載而有司不復以燾  
孫事來上使其傳闕焉何世之不樂成人之善者類



如是歟。燾孫之子穎方以學行用世爲余道其父事甚悉。余固信之。因爲著之。一篇以補史之闕文。

### 陳孝婦傳

陳孝婦者徐氏妙梓明州象山縣人也。資性淑慧。父母甚愛之。擇所宜。婦得同里陳氏子。曰汝謀質美而好學。遂以妻之。孝婦旣歸。陳氏逮事其舅姑。盡婦道。大德丁未歲。大侵人相食。孝婦盡出奩具以易粟。擇其精鑿者用爲養。而自食疏糲。以率群下。或采蕨根。薺葉以取給。未嘗使舅姑知之。厥後舅姑相繼物故。未葬。停柩于家。一日隣舍火。衆爭携篋筥逃避。去獨

孝婦與其夫以身捍柩。號天慟哭。誓與俱焚。火且及左右。曳使避。孝婦哭坐絕。不爲動。俄而返風火轉。延他家。柩得不燬。人謂其孝感所致。由是鄉里咸稱之。爲孝婦。而縣大夫列其事。以聞。孝婦平居善治家。好施。子事夫。教子皆合禮法。卒年七十三。汝謀字傳岩。有學行。仕爲慶元路儒學錄。五子長曰德星。入

國朝以文學見推。擇爲承事郎同知西安府同州事。史官曰。余覽前史所列孝行。如姜詩夫婦輩。純誠之感。能致水涌魚出。未嘗不廢書而嘆。以爲孝弟之至實。與神明通也。今得陳孝婦返風轉火事。擬之古人。



夫復何媿曾謂古今人乃不相及邪故爲論次著之于篇以備于國史

義烏喻氏家傳

喻氏之先富陽人也宋初徙居婺之義烏子孫遂爲義烏人有臨海縣丞良倚工部郎官良能兄弟者同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而良能與其弟國子進士良弼因以文章家知名至簽書鎮南軍節度推官侃知南安軍演兩兄弟又皆第進士以文稱其他由特科世賞入官者不可勝數而義烏望族推喻氏矣侃孫四人其長曰綱字叔文天性最純厚與其季曰夢

炎字叔淡極友愛皆習場屋業治周禮有雋聲丞相喬文惠公在朝並用其薦夢炎赴江東漕闈試而綱就試浙西於是夢炎以所治經魁江東例當會試禮部因嘆曰吾與兄實同學顧可先吾兄取科第耶輒托故不赴以竢閱再大比綱始獲薦于鄉乃同赴禮部試未至而夢炎道屬疾綱即扶護以歸旣而夢炎死綱泣曰吾弟所以抑遏弗振者以吾故也今吾弟已矣吾尚恐獨由科第取祿仕乎遂絕意場屋後用蔭補官仕知西安縣夢炎二子伯曰京字伯大仲曰高字仲明事其母石俱以孝聞石守節善持家政家



素饒於貲遭國兵南伐亂離之際石以白金千餘兩  
窖藏之久之京他適高不及告取而有之石意不平  
京歸語其故京曰母所有將以遺吾兄弟也兄弟義  
同一體弟之有即吾有尔母何憚焉石重嘉嘆即取  
他所藏白金二十錠以遺京京受其二餘復推以與  
高其後石與京相繼歿並殯其堂會寧海寇起抄掠  
旁縣家人咸逃匿山谷中高銜徨不能去號哭竟日  
夜乃歛金帛寘兩柩間寇至奉以爲質告之曰吾所  
以不憚死而惜此者丐以全死者尔情詞懇切寇相  
顧駭愕弗爲取且以善言慰撫之而去家人返怪其

人與柩皆無恙而金帛故在莫知何以致然也高  
以壽終人稱其長者云

贊曰曾子固氏嘗譏世之立傳者多伸一人之善而  
誣天下以不及以予所聞喻氏兄弟孝友事初非世  
之人所不能而人莫之能也以其可以輔教警世也  
故著之于篇

### 鮑信卿傳

鮑信者諱完澤其先汴人也六世祖瑞仕宋靖康間  
從南渡家于杭故信卿今爲杭人信卿資識粹敏慎  
重寡言善記憶涉獵經史過目輒不忘且好論議能



言人所不能言方年少時一時老成人皆自以爲不  
及也前元元貞初以蒙古言語文字天下或不能盡  
習詔所在州郡並建學立師貴游子弟及民間俊秀  
皆令隸業信卿受業其師蕭氏悉究其精奧乃櫛撫  
史傳中故事及時務切要者二百五十餘條譯以爲  
書曰朶目反覆應對曲折論難最爲詳密又記其師  
所授之言爲書曰貫通集又採精粹微妙之言門分  
類別爲書曰聯珠集又取蒙古及偉兀爾問答比譬  
之言爲書曰選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  
由通豪釐之間具有分別南北人爲蒙學未有出

信卿右者方是時爲其學者悉倚爲入仕之階而信  
卿澹然獨無求進意隱居教授戶外之屨至無所容  
達官大人至抗者莫不延見信卿與信卿語見其動  
中可繫而適於事情未嘗不爲之降嘆也至順初翰  
林寇學士早從信卿學薦信卿學行于朝力勉之出  
信卿以養母辭至正中江浙寶哥參政及浙西部使  
者爭辟用信卿欲引以贊決軍事信卿以母老終不  
從也參政嘆曰鮑博識純孝若是使其出効官使有  
不忠於所事者乎博識猶華言博士也信卿事親旣  
能以孝聞而處兄弟尤極友愛平居一言一動無不



揆乎道義人皆稱其篤行君子信卿卒以至正癸巳  
得年若干無丈夫子以弟之子益爲之子

野史氏曰國家起朔漠風氣渾厚雖言語可譯而文  
字未通世祖旣統函夏於是巴思八帝師至自西土  
始因其語言用諧聲之法創造文字以定一代之制  
作益其爲母甚簡而曲暢旁通之則聲比字屬有生  
生不窮之義焉昔儒有言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  
行然後能別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  
然後能別聲中之形故能明乎母子相權之法則知  
我元言語文字之傳百王不能易矣豈特爲一代之

制作而已乎粵自百年以來聲教所覃凡人面之域  
罔不同文而欲精其學者猶必賴夫專門之師如信  
卿者焉嗚呼若信卿者其可謂有功於其教道者耶

### 齊琦傳

齊琦者字仲圭饒之德興人也別號易岩時人咸稱  
之曰易岩先生因不復以字行曾祖明善宋端平甲  
午鄉貢進士祖潛起父顛世以儒學名初齊從祖有  
夢龍責澄者皆明易專心邵子之學而貴澄嘗註經  
世觀物等書琦讀其遺書自幼即領悟其旨又廖應  
淮者建昌人精通邵氏學在末季言國家運祚禍福



如指掌而琦同郡傳立號初學者實得其傳立當至元間以其學顯世祖甚敬信之又祝泌者亦琦同郡人其於邵學尤精與應淮同時出其學則有子傳焉琦既承家學又無得祝氏傳氏之傳益其爲術由聲色氣味以起數而推極乎元會運世即其數之所見天地氣運之否泰生人吉凶休咎之徵無不可以預定純乎邵氏先天之學皇極之理也故其爲人言凡未至之事如在目前無一不驗者嘗至衢有周子者邀詣其家問以家事琦曰自子造居屋必歷一紀乃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男今年十二

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子生之月日也孚補縣幙職待次於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曰子赴官在今年九月乎與同適市指一女子曰此爲子家八月生子者也孚因納爲子妾未幾其前官有故九月即之官十二月七日其妻果產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妾亦生子矣當琦留孚家有二客扣門者琦聞其聲輒曰二人必皆三品官然不久且至坐重罪二人者一爲潭守伯篤魯丁一爲衢守將趙甲後果俱以罪廢同郡馬氏者故相家琦至其家隔垣聞婦人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曰吾婦年已



四十是生七女子矣縱娠亦恐非男耳琦曰不然來歲舉子當在秋中癸酉日明年八月癸酉果得子至休寧金南庚遠迓之問曰今日至吾家首何見琦曰子家首見我者與我同甲辰生人也比至果然琦曰子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明日辰時前山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土庫棟橈崩明日大石墜前山顛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萬二千時內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外有一布衣受宣命者未三年其孫自經死既三年其子用大臣薦授叅略將軍平江萬戶府鎮撫江浙行省平章忽都普化致琦問動靜

琦曰朝廷今日除公矣問職爲何琦曰職三品耳且當理財賦後旬日報至果以其日除大府卿又曰然公還半塗必改除入中書明年當復爲平章矣比至中塗果改除中書右丞明年果復爲平章中書有進士三人曰哲理野臺曰易南海牙曰普顏同謁琦琦各問其今何官哲曰我以階五品矣琦曰子當作郡推官而散階仍正品又曰子當作郡守階三品又曰皆非也子當作行省理問官散階四品也已而江西行省遷調除潮州推官湖廣行省遷調又除高州摠管而中書皆不佳復除湖廣行省理問官所得散階



亦悉如所言易曰我亦當及五品階琦曰子不能五  
品也府判縣尹縣尹府判府判縣尹終六品耳已而  
中書除興和府判官而福建遷調又除崇安縣尹歷  
十月中書不理俾復任興和比至興和而過期不得  
任再授延平路判官又以故不赴復除浦城縣尹以  
終普曰吾階當至六品琦曰子可及五品爲漕運官  
已而除海道鹽運千戶果五品也江浙提學黃晉卿  
年六十有六將致仕琦謂之曰來年乃可致仕當帶  
秘閣職名七十後於是起位一品然公性褊少容止  
二品耳於是明年以秘書少監致仕至七十有三復

召爲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而歸樞密參議歸明  
謁琦琦謂曰公旦夕當陞職本府尋任風紀爲三品  
又登政府二品矣頃之陞樞密判官即擢河西廉訪  
使遂拜四川行省參政中書平章教化致琦問琦曰  
不出旬日公出中書矣越九日除大司農又問琦琦  
曰當復遠出耳俄遷平章行省江浙琦嘗語所知曰  
自今以往天下多故不十五年京邑南遷千里矣未  
幾海內大亂朝廷削弱而權臣挾皇嗣駐河南今且十  
五年又嘗語人曰南士行入風憲矣方是時省臺擯  
南人不用已久不久果有詔用南人其術精驗類如



此琦游京師名貴人非可與語者雖以禮來致未嘗  
往門外候謁者車馬如市亦未嘗輕語人而樂從章  
布之士游琦嘗用薦者署初庵書院山長至正己丑  
自京師歸屏居一畝陽山中邈焉若與世絕或勸之出  
則曰時行時止一吾豈固必者哉歲庚子乃携妻子至  
金陵居焉琦於經史悉究通大義雖精於數學然恥  
於術數名家講論易道剖析理趣多昔儒所未發立  
言建議必要歸於仁義道德有關於世教故士大夫  
間用是尤尊慕之

贊曰先天之學秦漢而下唯魏伯陽能知之至陳圖

南乃發其秘一再傳而邵子出焉邵子之言曰先天  
學心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由心生心者理與數之  
會而世之言邵氏學者乃唯論數而舍理何哉陰陽  
五行有是理斯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  
與數所從出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治  
亂禍福不能外於數而數曷嘗離於理乎故夫數囿  
於理理函乎數者先天之學也世傳邵子以其學授  
王豫天悅天悅蜀人無所授以所著皇極經世體要  
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者同葬玉枕中未百年吳曦  
叛盜發塚出其書道士杜可大得之以授廖應淮而



應淮所著又有玄玄集畫前妙用等書數十萬言悉以授傳立而齊琦得之則其淵源所自來可徵已余數從琦游聞其言未嘗不以理爲本蓋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然世之淺於知琦者徒謂其於數爲精何也余故取世之稱琦者錄其一二而特論其學術之大要著于茲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傳

友琴生傳

友琴生姓朱氏字原良金華人也六世祖漢上先生震以善易名至生克紹世業篤志讀書然不屑爲章句學而藝文之事咸精其能自三代秦漢六朝隋唐五季金宋以迄于今凡鐘鼎敦彝扁石壘尊玩用服御之器金鏤石刻繆章鳥篆楷隸之文圖畫之屬悉



能究其本末鑿其蘊今世以好古博雅稱者深所推服以故士大夫樂與之游而善其所居室蕭然絕塵不畱佗長物惟置琴其中曰古人吾所尚友也雖然古人遠矣琴者古人性情所寓吾視之猶古人焉耳其不足爲吾友乎因自號曰友琴生又嘗語人曰昔歐陽子號六一居士謂一琴一壺一碁金石遺文一千卷書一萬卷與已爲六也夫身至貴也混五物而俱六是失已也琴至古也儕五物而各一是失物也要之皆非也今吾獨取琴而友視之友德之義不庶幾歟於是人咸謂生爲善取友云

論曰昔先師朱徽公有琴名雪夜宿嘗勒銘其腹以遺丞相王魯公其辭云養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無私物有則我獨與子鈎其深至執言乎言琴之用者無以加於是矣原良魯公里中子也以琴爲友其能服膺徽公之言者耶

### 喻夫人傳

喻夫人者諱德常字可貞當塗人也喻縣大姓也家素饒於貲父汝政仕嘗管財賦有五女子夫人長且賢甚愛之慎擇所宜歸者於是同里陶先生安方以文學名乃以夫人歸焉先生風檢清遠平居惟篤志



問學著書以爲業而夫人善理家事無鉅細皆井井有條用是先生得不以猥務瑣故嬰其心日致力於文藝所造益深矣夫人雅不愛華飾歲時歸寧四女弟皆適巨室服御競侈靡夫人素粧靜儀處其間意澹如也先生旣領鄉薦親戚里黨皆來賀夫人曾不以爲喜及下第歸夫人亦無有不悅之色或問之夫人曰垂逢得失是有命焉奚必置欣戚其間也暨先生居宰垣躋政路祿俸之入充足矣而夫人奉身益廉處家益簡薄唯承祭祀延賓客則必致其豐常戒家人曰夫君有儉德今幸顯融吾所以相之者敢不

愈加謹乎初夫人逮事其姑徐徐性嚴重夫人事之備極恭巽雞鳴盥櫛畢即詣前候起居已乃具甘旨以進左右承順每事必得其驩心徐以夫人事之至也每語人曰昔吾事吾舅舅謂我盡婦道臨終祝曰新婦事我善我且死無以爲新婦報願新婦有子婦亦如新婦善事我也舅言今其驗矣先生適他往而姑屬疾夫人親嚮藥晝夜扶掖衣屨不解帶及卒哀毀過情而治喪無違禮暨從宦金陵請其母與俱母辭曰吾甚戀鄉土今遠行恐以骸骨索汝也夫人謂時亂田野非所安力請以行未幾其族殲於兵而母



獨得以天年終養生送死於禮尤無闕二子晟昱既授經延名師教之先生夙夜在公無休暇義方之訓出於夫人居多夫人秉志祇柔察理明亮而閑習於禮法閨門之內肅然有容蓋其在父母家稱賢女相其夫稱賢婦而教子稱賢母先生自窮居以至顯達凡所與游皆當世名人莫不知其有資於內助而夫人之爲賢也夫人卒年四十有七賢而不壽咸嗟悼之

贊曰配偶福之原也是故君子重之孔子刪詩殷雷雞鳴之篇與關雎葛覃並列於國風者以其能做戒

相成勸以義也嗚呼室家能以爲勸儆戒以相成此固配偶所爲賢家之所由昌歟以予所聞若喻夫人者蓋有之矣其羣行之懿足以輔教而導世故具著之于篇

### 熊孝子傳

熊孝子者名仁瞻唐洪州海昏縣人也性至孝仕爲左衛府參軍袁州宜春縣丞喪母奉檣而婦卜宅兆於縣西之婦義鄉而其地岡阜峻嶮喪舉莫能致也仁瞻念非水道不可達誓傾家貲掘地爲川以通江方庀工俄而天大雨水自墓旁近地湧出成川與江



流接舟以得達而窀穸之事遂矣既葬結廬墓側居六年有慈烏來巢共稱異焉於是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列其孝行以聞大曆十年秋勅旌表其門閭仁瞻後再調江州司戶又遷越州蕭山縣令卒官年七十有三世因名其川曰孝子港橋曰孝感橋所居里門曰孝錫坊海昏至宋改建昌隸南康軍淳熙六年新安朱熹守南康首命有司依准勅令護其墓且遣使祭之其文曰熹假守茲土攷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太中大夫司馬嵩從事中郎司馬延義以及熊君皆以孝德聞而熊君精誠

所感獨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乃復以其事請于朝有旨游加旌表繼而嘉禾陸德輿來爲守聞而嘆曰熊孝子事前守朱文公之所表章也吾其敢不成其志則大書有唐熊氏旌表門閭八字勒諸石俾縣令鄭伯承新作其里門厥後爲守令者咸護視之惟謹莫或能廢也孝子子孫相繼縣行至于今十一世矣

太史氏曰余家烏傷縣縣人有顏氏者秦人也蓋葬其親而躬負土焉群烏啣土來助烏吻皆傷故漢即其他縣且名之至唐又改名義烏孝孝行也及余得



建昌熊孝子事至慈烏來巢與吾顏氏事頗相類爲之於邑久之因竊嘆曰至哉孝乎一念之烈其感物固如是夫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哉

### 蘇君小傳

蘇君名友龍字伯夔婺之金華人其先眉之眉山人也眉山蘇氏其顯自文公及其二子文忠文定始文定之長子遲以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守婺有惠政移知處州婺民告于朝乞還守婺乃復以吏部侍郎帶前職知婺州卒贈少傅葬蘭谿之紫岩鄉因家金華而子孫遂爲婺州人矣少傅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

東路經略使贈少保簡少保生江東提刑秘閣修撰大理卿諤大理二子吏部郎中江西提刑林金溪知縣鬱吏部生顯謨閣待制知撫州熙撫州生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圭運幹生淮安主簿鎮金溪以吏部次子温州通判照爲子生嘉禾縣令在嘉禾生泉谷處士鎬處士德祐太學生也宋亡歸隱于家至元中諸生就徵皆請處士獨不起以文學風誼名重當世生六子君爲次而淮安無嗣因命君後淮安君生十載而孤母夫人潘鞠而教之俾有成立君亦重自奮厲積學砥行籍然有名聲乃見推擇試吏以選得從



事閩中憲府遷廣東憲府椽又椽閩中宣閩遂由行  
宣政院辟江浙行中書省椽用累考及格調紹興路  
蕭山縣尹又除紹興總管府經歷不上階自承事郎  
轉文林郎行樞密院照磨遂陞朝列大夫浙行省左  
右司都事君在閩廣時憲使有以廉介爲同列所構  
者御史劾之章未至同列即命君奪其印言綱紀不  
可紊章未至印不可奪而憲使亦撫同列罪狀有左  
驗欲逮繫之君復言持憲度而自相詆毀非所宜憲  
使聽之俱賴以免連江縣有唐縣令孔幾所鑿湖溉  
田五萬畝幾又置並湖田百畝令民永以租入治湖

隄歲乂事廢君白上官徵累歲逋租治之並湖之田  
賴以有成又歸學田之奪於豪民者以贍士士論稱  
之廣東宣憲二府歲科南海番禺兩縣田出錢以給  
宴饗曰分田錢吏因侵漁無度以爲常民不堪甚君  
白除之民大稱慶朝廷歲給諸郡新鈔而憲府監諸  
郡燒舊鈔如法舊憲使爲廣東守者獨不爲燒積十  
五年司鈔者不得代君奮然建議燒之鈔庫官率妻  
子羅拜以去汀寇逼漳州君往督漳爲守禦計吏欲  
籍民爲兵君曰我爲安民來柰何擾民也閱軍籍得  
放逸者二千使率以爲備城守旣固進兵擊之獲其



首亂者他將略爲已功君不以爲言其在浙省實掌  
漕事江浙歲運糧三百萬石給京師而漕官悉恃勢  
凌州郡強取贏無錫州獨不與則誣其糧惡不宜上  
供以激怒宰臣宰臣怒欲加罪本州君慨然曰吾爲  
掾而使上官用法失平是負掾矣白遣官驗視得實  
事乃解海寇作亂行省發官粟募民船載軍往捕之  
船未盡發而寇降遂議徵前所募粟君以船已爲官  
募而官不用則責不在船戶且其旣發則食粟殆盡  
而復徵之是陷之罪也不若止徵船之未發者宰臣  
避其言其在蕭山適歲侵發常平倉廩以賑民同列

或泥常執不可君曰以官粟活民何不可者盡發賑  
之民得活者數萬計縣無社稷壇而風伯雨師壇前  
令售釋民爲浮圖君曰吾任民社之寄此而不卹何  
以令爲乃度地置壇遺具准令式吏胥或執官府短  
長爲民害咸寘之于理訟牒有及婦女者必斥去之  
居二年政績大著郡府常以劾近州獄諉之讞諸暨  
守奉命賜老人帛慢不親以授里胥因匿之事覺檄  
君按之君究其實守得無贓罪而定罪如本條州人  
有東西鄰爭所拔大木者州罪東鄰東鄰不直  
請府訟府以其事下君往其地詢之則木乃南鄰無



主木也乃遂以前罪罪西鄰而木入于官其他所行事若此類甚衆會處州盜發君奉文告招撫之既平而樞密分院治于處君留樞屬因留處者久及遷職都司則時已不可爲因謝事而歸徜徉家林或漫游金陵日以書史自娛情之所觸輒聲於詩不屑事雕刻爲工也初文公歸葬於蜀文忠文定俱葬汝之邾城子孫阻遠不克時展省而婺之有蘇氏自少傅始而文忠之孫給事中嶠亦嘗守婺處士乃率族人爲祠宇合祀之且表坊門曰景蘇君念烝嘗之事久或不能繼議各割田摠其歲入以爲資族人皆從之間

嘗至京師將留官于朝庶幾得將指使由陝西道漢中以入蜀展謁先塋訪族人以通譜牒然後出歸峽經襄陽抵河南以拜二蘇公之墓而後歸而適時已多故志弗克遂年亦且已老矣每言及輒慨然君歷官法當推恩父母不可得尤以爲憾誓不辱其先因自號曰栗齋言謹且畏以自志也君今年七十有二康健如五六十歲人生六子其第三子伯衡至正癸卯鄉進士有文學最知名左史王禕曰蘇氏之所從來遠矣唐世自趙入蜀隱約數世至宋之盛而文公父子者出及其自蜀居婺



則光顯又累世當元之盛而君以生蓋上下不啻五  
百餘年矣昔文公與二子至京也翰林歐陽脩薦之  
以故名大顯以其父子皆知名故時稱文公爲老蘇  
余聞伯衡舉進士赴禮部君與俱行是時歐陽玄在  
翰林亦亟稱揚之而一時復以昔時稱文公者爲君  
稱至今以爲美談也語曰莫爲之先雖美而弗彰莫  
爲之後雖盛而弗傳豈謂是耶嗟乎蘇氏之澤蓋未  
艾也

### 瑯琊山人傳

瑯琊山人者姓范名常其字子權滁州人也滁為城

環以平岡漫阜而瑯琊山獨巍然峙於西南去城可  
七八里范君世家滁瑯琊山人所爲號也初君之大  
父酉新有學行當宋季仕不大顯學者稱之曰青山  
先生至君復能世其學隱居不求知於時而時亦無  
能知之者今天子起兵淮右也首得滁君即杖策謁  
軍門 上知滁人之賢者獨范君與語意合留置幕  
下有所疑即以問君、每以實對輒稱旨而羣雄角  
立天下勢未定 上命君爲辭以禱上帝有奉天征  
討慮弗合於天心等語深契 上心旣而 上渡江  
取姑孰君以帥閩都事贊軍政留姑孰又移毗陵及



維揚會姑孰闕守遂命君守姑孰以簡易寬厚爲政  
居三年民親愛之旣去久思之猶不忘洪筮建元  
上旣即天子位銳意於稽古禮文命君爲翰林直學  
士制禮作樂之事多委之尋以病謝事去歲餘上  
念舊臣在者如君無幾有旨徵詣闕俾仍任前職君  
頓首謝曰陛下之眷臣至矣臣雖老且病敢不竭  
力以事陛下上每宴閑命儒臣列坐賦詩以爲  
樂君輒操觚揮翰先成以獻上笑曰老范之詩  
質朴而無華不亦類其爲人者乎尋遷魏注起居注  
者古左右史之職記人君之言動者也於是其任益

親密矣君適有足疾數在告上即傳旨令其善自  
愛又賜以安車俾其出入勿與衆人同時人榮之或  
問范君曰山人隱者之稱也今君朝夕在天子左  
右爲侍從臣奈胸隱者之稱爲稱乎君輒然應之曰  
子豈知人執人之志固各有在者吾今雖忝列從臣  
抑鄉土之念誰能忘之顧吾犬馬之齒且益衰暮他  
日天子倘矜憐之則首丘之願可終遂矣是則山  
人之稱固吾所以志也而奚不可哉於是或者乃知  
其意所在云

太史氏曰余適滁登瑯琊山愛其林壑深美因問滁



父老以山所從得名或曰晉蓋帝平吳瑯琊王伯出  
滁中故山因名瑯琊也或曰晉元帝之爲瑯琊王也  
蓋嘗避地居此山用是得名以余論之伯雖出滁中  
未嘗駐此山山何故因而名當元帝時中國亂元帝  
將渡江故避此後既稱江表人故即其故號爲山名  
耳山上石壘遺迹尚存此其尤可驗者也及余考地  
理書見其所載各不同而李清臣言瑯琊名甲天下  
予故因論次范君事具著之千篇

趙賢母傳

賢母趙夫人徽姓葉氏婺之金華人也父曰謹翁用

儒學起家以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夫  
人幼承家學習聞詩禮之訓懿聲淑譽早見稱姍戚間  
年及笄歸趙氏爲嗣滋字子潤之配趙氏宋秦悼王  
之後也世有屬籍宋亡家日以微夫人爲趙氏婦逮  
事其舅姑克盡婦道舅姑有不悅輒惶懼跼蹐若無  
所容其身者而子潤純厚人也業醫常急於濟人未  
嘗與人較財利用是其家益匱夫人處之恒裕如管  
甘旨爲養曲盡其道舅姑不知家之爲貧也舅姑之  
喪以貧故窆多之事久未克舉夫人言及輒泣然流  
涕不憚動竟日以何而子潤死夫人治喪無違禮哀



毀如不欲生子潤之死夫人年四十有七矣有子四  
入曰古愚古怡古恒古忱而幼者猶在襁褓中夫人  
承其夫遺命以教子爲先務躬績紡以易食以長以  
育其子亦不知家之貧也且日早作治家事督諸子  
就學夜必焚燭課誦讀至夜分不寐以爲常平昔所  
聞嘉言善行每懇懇與諸子言之唯恐其不有成也  
由是諸子皆重自奮厲植業砥行有聞于鄉邦而古  
怡尤勇於爲義以善士稱於是趙氏自其高曾以下  
未墜者凡七喪夫人常爲古怡言若等藉祖宗之靈  
克有成立而先世遺魄猶未入土吾與若等情事之

未伸天地間罪人也古怡乃奔走經營購得吉壤於  
北山夫容峰之原舉諸喪盡葬焉夫人曰若等今能  
成吾志吾無愧爲趙家婦即死可以見祖宗地下矣  
夫人得年六十而卒旣卒而古怡兄弟益相敦睦家  
產日豐裕嘗異爨而食矣古怡曰不可兄弟一體耳  
有無不可異也乃復合食而同居焉鄉人曰趙氏之  
尚義其賢母之教乎夫人卒今且餘十年鄉人之稱  
賢母者必曰趙氏趙氏云四子者古恒已卒四女皆  
適士族孫男四孫女四皆尚幼  
左史王禕曰余聞長老言金華趙氏宋宗室異時嘗



貴盛矣國亡家遂衰趙氏不絕如綫有節婦徐者實能再造其家而趙氏以有益再世而又得賢母焉是何趙氏閨門之多賢也傳曰配偶福之原也家之有福有不原於斯者乎余觀賢母善教其子若無甚難行者然夷考其行雖詩書所載何加焉以其可以軌世範俗也故具著之于篇

字說

宋瓚字說

吾友宋君景濂之令子瓚將冠以書來告曰願吾子之教之也予既禮辭不獲則爲製其字曰仲圭而序

其說曰天下之器無不適於用也而用於宗廟之中者爲貴宗廟之器均之爲貴也吾獨以瓚爲尤貴焉是故祭莫先於裸也既裸以求神乃迎牲而畢事而所謂裸者實用鬱鬯之酒瓚以注之也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是也以故六尊六彝凡以酌齊酒兩敦四璉六瑚八簋凡以獻黍稷而莫瓚爲尤貴矣然人徒知其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龍首華美而有容而不知圭以爲之柄所爲貴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稽之於禮有圭瓚璋瓚之別而典瑞益曰裸圭有瓚春秋外傳亦以瓚爲鬯圭是則裸之用資乎瓚而瓚之實重



乎圭也吾故於宗廟之器辨其用與其實知瓚之爲  
尤貴也吾故配名於瓚而字之以圭也雖然瓚之用  
以爲尤貴可也而尤未免於可器也局於可器則雖  
以夷吾之仁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吾未見其可也  
必也充之至於不可器斯其爲成德之君子矣詩不  
云乎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吾之期于尔瓚者不其在  
此歟

金存字說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予嘗疑其言爲過論夫人之與禽獸相去遠矣

天地之塞吾其體節吾其氣仁義禮智以爲之性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爲之教而推其用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而後已視夫羽毛鱗介羣羣焉而生逐  
逐焉而死者相去顧不甚遠矣乎而以所謂存與不  
存即以人與禽獸相去爲不遠不亦過乎及吾久而  
思之徵之於人驗之於已然後知孟子之言天下之  
至論也何也天之異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亦曰  
存其所以爲人之道焉爾存之之道奈何全夫仁義  
禮智之性而由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教而  
已仁義禮智之性全於中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教由於外而後吾身可與天地並立而無愧斯其  
盡爲人之道焉苟弗能然則亦自過其躬而已爾自  
過其躬者非天之與我者有歟也吾則自致之也是  
則名雖爲人實何異於禽獸哉其猶異於禽獸焉者  
圓首方趾而已爾被褐食粟而已爾吾故曰孟子此  
言天下之至論也吾友金德元之長子其名曰存而  
朋友復字之曰思存吾故推孟子之說以告之嗚呼  
存與不存間不容髮反而相去之遠若此思存其尚知  
所警哉

### 戴琦字說

錢唐戴君德剛命其嗣子之名曰琦旣冠其執友高  
則誠先生製其字曰景韓而其師胡龍臣先生屬予  
紬繹其字之義予惟古人命名製字或因乎物或  
因乎事旨各不同因乎物者孔鯉之類也因乎事者  
鄭寤生之類也至于後世復有因其人以為名字者  
仲淹者王通之字范希文慕其人以為名字焉亮者  
諸葛孔明之名陶潛慕其人以為名字焉是故名之  
以紀其生字之以尊其名者古今之所重固不可苟  
焉而已也今夫琦美玉之別稱而宋有大儒君子曰  
魏國忠獻韓公實嘗以為名公當東都盛時光輔三



朝咸有一德其豐功偉烈雖伊尹周公無以尚之今  
戴生因其名以爲名豈不以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顏何人哉希之則是故居之而不讓  
歟雖然慕其人而名其名將必徵其人而稱其名詩  
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人而不先哲之是勸  
而欲其德之成業之就吾未之見也高先生之以景  
韓字生也所以教生尊其尊賢其賢之意亦旣至矣  
生其敬承之生質美而好學夫苟充其志而資之以  
無倦強其力而至之以不止毋以先哲爲不可及而  
日圖企及之則其所成就何可量也生其尚敬承之

哉

續喜聞過說

人不能以無過也人而至於堯舜可謂至矣而猶或  
不能以無過焉况其學焉而未至者乎是故聖人未  
嘗以有過絕人而每以改過望於人蓋其忠恕之至  
也故嘗論之君子之過也非有意爲之也非有意於  
爲過故有過必思於速改然而君子之欲改過也其  
必先於知過已有過不能以自知也其必先於聞過  
過之在已常人所惡聞惡聞已過則人孰肯以告之  
人之肯以其過告之者由已之喜於聞過也是故喜



聞過則必樂於知過樂於知過則必不憚於改過過  
而能改則過矣過而能寡則可以至於無過矣無過  
非聖人不能也聖如堯舜而猶謂其不能以無過蓋  
甚言無過之不易能也嗚呼由聞過而知過由知過  
而改過由改過而寡過由寡過而無過此聖賢學問  
始終之序歟吾觀聖門弟子亦衆矣三千之徒四科  
之目孰非學聖人之道者其於過行過言宜若鮮矣  
而喜聞過者惟仲由不貳過者惟顏子其故何哉蓋  
仲由以勇顏子以仁惟勇也故喜聞於過而有過則  
快於速改惟仁也故其於私欲能止之於始萌絕之

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不貳過則寡過之謂矣若  
仲由者雖未至於寡過夫既喜於聞過苟力行之於  
寡過乎何有嗚呼學者不有志於聖賢則已苟有志  
焉而庶幾自立於無過之地其必自仲由之喜聞過  
始矣溧水劉君彥肅有志於學者也所居之室題其  
額曰喜聞過曰吾朝夕以自厲也京口俞先生旣演  
繹其義以爲說他日彥肅且復徵予言予因論其大  
要發先生之所未及豈獨復於君庶亦以自厲云爾  
作續喜聞過說

行狀



南稜先生行述

公諱炎澤字威仲姓王氏學者因其別號尊稱之曰南稜先生維王氏世爲太原之邦人五季時有仕爲節度使曰彥超者自會稽避地家于婺之義烏其後遂爲義烏人所居鄉曰鳳林族大以衍世稱鳳林王氏公十世祖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宋三百年義烏第進士者自恩陽始八世祖從用七世祖悅贈宣奉大夫二子曰永年曰喬年永年紹聖元年進士仕京師爲國子博士嘗定居於濟南終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是生通判嘉

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鑄從政郎嚴州司法叅軍僑喬年不仕是生承奉郎濤光祿府君之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承奉府君之子寓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餘以賞延入官通朝籍剖郡符者不可悉數運幹府君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誠祖衛道奕世載德弗顯于時考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綦之孫女通齋先生由庚之女也公生於寶祐癸丑自幼岐嶷不凡稍長治舉子業有聲鄉邦旣乃肆力於聖賢之學益自



恩陽府君受業安定胡先生之門厥後累世皆顯門  
爲儒淵源之傳旣有所本而通齋爲外大父學於徐  
文清公僑文清考亭朱子門人也其風聲氣習之所  
傳感發尤多矣公當運去物改之後窮居約處操行  
益堅殊無仕進意開門授徒戶外之屨至無所容父  
之部使者薦其行義乃起爲隰常山兩縣儒學教諭  
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皆以善教養得士譽居石峽  
歲餘即棄官而歸於是年已幾七十矣優游家林日  
以經史自娛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然常苦軟疾至順  
壬申八月十三日竟以不起享年八十公性端慤狀

貌偉然言論磊落如震雷驚霆傾豁洞達而見諸行  
事平實正大又如青天白日無所隱蔽人莫不畏伏  
而敬信之於書無所不讀唯求通其大義爲學者講  
說不支離穿鑿以爲精其文質直簡暢而理勝爲主  
詩歌則思冲澹而氣渾厚緣情托物一以寓之雅不  
屑事雕刻藻繪以爲工也所著摠二十卷曰南菴類  
稿藏于家初進士府君無嗣爲之嗣者不克紹其業  
更選於族人得公以爲子田廬俾公盡有之公固辭  
曰夫爲人後者貴能紹先業耳田廬非所計也而田  
廬或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墮者進士府君賢其言



卒成其志族黨素以是多之公娶傅氏先三十年卒  
子男二人長良玉江浙鄉貢副榜進士為衢州常山  
縣儒學教諭次琅女三人適傅保許俊傅亨孫男四  
人裕禕補初皆業儒女一人適俞有慶公卒後其年  
十月日葬于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塋之次以傅氏  
祔嗚呼公葬既久而懸綽之石猶無文以刻流風餘  
範日就湮沒禕實憇焉是用疏其平生梗槩及世系  
里貫年壽卒葬之詳如右尚維有道德能文章者論  
次而褒顯之不朽之託庶幾有在云爾

謝君章行述

君章姓謝氏諱煥君章其字穎之寧都人祖諱復新  
父諱仁君皆隱德弗仕君章少好學長通儒術而長  
於詩志倜儻尚氣節與人交不務為苟合論議不阿  
諛人卜年二十有三挾所有遊京師京師賢士大夫  
皆樂與之交居頃之一旦告所與游者曰吾無故而  
心忽悸得無吾親或有故乎即徑歸至家母果死君  
章服喪盡哀既免喪建昌府經歷清江彭君某聞君  
章名遣幣馬迎之為其子師翰林待制京兆杜公本  
嘗過彭君與君章話甚合盛稱道之未幾彭君死君  
章不遠數百里護其喪以還既而里居鬱鬱不樂乃



復遊京師名譽益聞諸公間戶部司計荅里麻君慕君章之賢親執弟子禮居數歲意倦游又徑歸屏居故廬若將終身焉今國子助教大梁黃君昭爲令於廣之新會有政聲君章以事躋其邑一見即相契惜君章之才不得試乃資而勸之又復游京師至是達官要人多有知君章矣大都留守判官段君定僧首闢館延君章君章與段君處凡七年段君所以爲君章地者甚至旣以名力薦于殿中侍御史楚僊護都君而集賢直學士始與麥公文貴復列其學行薦于丞相太平公於是丞相方銳意收用天下人才楚僊

護都君以丞相子又樂推轂士父子間得君章喜甚亟欲甄錄之會麥公有疾君章感其知己躬視嚮藥若子弟然因染病及就寓舍遽不起至正九年二月四日也得年四十有一段君爲具衣衾買棺以歛殯于文明門外是歲六月其子高生適從君章之友南豐張君烜來京師將奉柩以歸而貧無以爲資段君爲出重賻而黃君復來謁選乃與張君及四明倪君鉦共經紀之蓋倪君久交君章與張君皆勇於爲義者高生賴之故克歸葬于其鄉君章娶黃氏子男二人長即高生次賢生君章之游京師也嘗有諸王召



見君章君章見之引卮酒爲壽王坐飲不爲禮君章復引進酒曰王宗室重臣視一介布衣不翅草芥嚮之不禮於僕固宜然布衣以分則賤以道則尊故與王公實敵禮然則王雖尊不宜於僕不爲禮也今王誠能致禮於僕則尊賢下士之名王有之矣王歎賞其言爲避席以飲授經郎臨川危君素嘗偕君章謁時貴危君謙退固讓不敢坐上坐君章笑曰吾布衣也貴賤之際無所嫌敢坐諸君右遂坐上坐無所詘蓋君章平日豪俠自負類如此人用是多之然亦因是無所就以至於死亦可哀也已予因述其行而著

于篇使世之人如有如君章而不得遂其志者其皆今矣夫善於文者當必有所發揚使君章託以爲不朽矣

### 趙君行狀

君諱必璇字仲寶姓趙氏九世祖曰宋周恭肅王元儼建炎初其子孫隨謁南渡有官至開府贈少保者譜軼其諱始來居蘭溪子孫遂爲今蘭溪州人高祖諱不棄通奉大夫太乙宮使曾祖諱善素丞經郎主管建康府崇禧觀祖諱汝鑄通春秋學授迪功郎充國史院檢閱累任州縣以練習法令中其選轉從政



郎潭州司法參軍自司法而上既遠有屬籍且世以文章起家簪紱蟬聯極鄉閭之榮盛考諱崇晉承宋學淵源之懿鬱爲醇儒未及仕而國事已非乃隱德不耀有子三人君其次也君性警敏而量寬弘局度凝重循循退讓有古人風讀經史能通大義善於辭令終日言論亶亶不倦而談辯捷出如珠貫天發皆中倫理其分割是非商確成敗又如燭照數計而龜卜莫或有遺聽者靡不厭服自幼爲祖母徐夫人所鍾愛夫人年踰八十猶康疆無恙君致養唯謹嘗寢疾便穢手自浣滌奏圃常抱携之夫人感其志行朝

夕以籲天而語人必嘉嘆不已及夫人與考君相繼歿君服喪哀毀窳安之事力經紀之不以煩諸父昆弟後家日饒裕歲時祭祀未嘗不追慕流涕痛親之不待而奉養之不遠也君年壯盛時尚氣節爲人排難解紛不遺餘力親戚里黨聚訟方殷君一言之頃能使之忿釋怨消由是有構爭者往往不直于官而唯君言是直同里蕭氏伯仲於君爲内外兄弟以分財不均致訟賄賂盛行互結勢援君中立不阿左右救援卒全其家來仕是州者賴君明達政體熟諳物情有疑事必從君詢訪而南行臺侍御史洛陽秦公



江西廉訪使范陽張公與君交尤深君至晚歲乃專  
事沈默務爲含容與物無忤人有忤君者亦不以介  
意無賢不肖皆得其驩心大飢貸細民粟適歲大侵  
無所償次年有秋咸倍息徵之君歎曰比歲民阻饑  
得免於流亾者村二三今雖小稔恐即重困之乎凡  
貸於君者盡原其息爲粟九百石大盜逼境居民逃  
避山谷間無賴之徒託名團結因事標掠事定皆抵  
罪君凡所至必諭之禍福相率相化得遠於罪戾者  
甚衆君平居撫族姻有惠接賓客有禮慶弔之儀不  
廢於間左鄉黨益以是多之其故第在州南更即舊

趾以建新宇將終老其間自號曰松坡人因以松坡  
處士稱之焉初君少遭多難每以不及力學爲恨常  
謂今逢時休明家幸給足苟不薦於教子何以迓續  
先世之遺緒哉於是米鹽細故皆身任其勞而使其  
子良恭專意於爲學受業鄉先生禮部郎中吳公之  
門鉅儒鴻生如同郡待制柳公修撰張公博士胡公  
及待制京兆杜公著作永嘉李公道由是州即訪館  
舍以款延良恭益用是磨礱浸灌克有成立以文學  
知名于時矣至正乙未之春君始感嗽疾入鑿弗效  
起居如常時一日忽語家人曰吾其逝矣即起盥手



足整衣冠正身而坐問日早暮衆以夜漏方下爲對  
君曰不及明矣良恭在旁雨泣告之曰死生之理如  
晝夜然吾年幾七袞死亦何憾然吾家詩書之澤垂  
三百年汝能以文學亢吾宗不啻足矣母徒以泣爲  
語訖氣息奄奄家人號呼良久復張目正視揮手止  
之滌然而逝七月己丑也享年六十有九君娶徐氏  
婦道母儀各盡其至子男一人即良恭女三人長適  
朱淳次早天次適龔泰孫男二人友直友諒女四人  
長適潘倚餘在室君爲人操履端懿存心制行要以  
不欺爲本有恩於人而無德色有全吾於已而不自表

襮故識與不識服其長者然其德充乎器智適於材  
誠使推其所有出爲世用則其事功之建當有大過  
人者顧乃韜光自閔晦迹弗彰其所有者僅著於一  
鄉而不及庸顯於當世此知君者之所爲憾至其死  
生之際不惑如此則雖知君者固亦莫能究其所造  
也嗚呼若君者誠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矣良恭將  
以丁酉二月壬申奉柩塋于州南銅山鄉塢口之原  
謂其友王禘曰吾不肖不能立身行道以顯揚先人  
之令名而先人又生無爵位不登名於史冊大慰泯  
沒無所託以傳于後然墓宜有銘阡宜有表用以昭



揭其潛晦惟是志業行誼及世系里貫年壽卒葬之  
詳予尚為我序次而書之吾將有請於當世有道德  
能文之君子采擇而論撰焉禕不敢辭乃為具疏其  
實如右

### 江夫人行述

夫人姓江氏諱愛世居于燕譜牒墜軼序系莫詳年  
十有七歸溫之永嘉陳氏為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  
院事騎都尉追封潁川郡伯諱芹之配初國兵南伐  
通政府君之父自中為宋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  
拒守分水關執節以死伯父宜中為宋右丞相兼樞

密使悼宗社之淪覆棄官浮海去不返通政府君與  
其兄弟弟萍俱幼育于外家婺之蘭溪楊氏世祖皇  
帝既取宋命物色丞相子弟之畱江南者楊氏乃以  
通政府君兄弟歸于京師葭先卒萍寢長賜名輦真  
吃刺思事成宗為榮祿大夫宣政使武宗尤眷遇之  
特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仍以宣政使兼延慶使  
佩三珠虎符領土蕃宣慰使仁宗臨御之初司徒以  
官一品推恩三代於是曾祖景彥贈中奉大夫秘書  
卿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謚安惠祖春贈資德大夫集  
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謚恭僖曾祖母王氏



祖母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司馬府君贈銀青榮  
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謚康順母楊氏  
封溫國太夫人初通政府君與司徒同侍上左右俱  
被恩寵猶未及仕奉詔至蘭溪追復故業而不幸遽  
以疾卒夫人所生子曰愛穆柯早以門功入備宿衛  
受知于今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陞朝列大  
夫副留守乃援著令命府君以今階官勲爵而夫人  
從封潁川太君夫人幼秀慧能通孝經論語孟子諸  
書大義事府君極恭謹府君既沒治喪無違禮撫其  
孤既慈且嚴每謂陳氏故相門不可使廢學至鬻簪

珥爲賢延師以教之治家有法親疏無間言平居畱  
意於梵典日誦金剛諸經既廢居以靡他自誓因斷  
髮爲比丘尼事聞宮掖賜名淨行俾祝釐內祠歲給  
衣糧及侍從者五人至正八年十一月疾作明年五  
月疾革遂以其月某日終于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  
六十有三子男一人即愛穆柯女一人曰娟亦爲比  
丘尼居禁苑司徒之子曰達幼孤夫人鞠之如已子  
至是同愛穆何奉柩南還而已又明年二月日附葬  
于蘭溪某鄉某原之兆先是夫人屬疾宮中問勞甚  
厚及至葬上命賜賻楮幣爲緡者五千中宮所賜



半之惟夫人生有淑德殯于名閭遭值家難而能曲盡婦道陳氏之不墜夫人實爲有功不宜無辭以昭示于後嗣謹用纂述其梗槩使立言君子得詳焉

元中憲大夫僉庸田司事致仕王公行狀

公諱文處字君采姓王氏系出太原其先祁人也唐末有諱彥超者官爲節度使因避地居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子孫蕃衍世稱鳳林王氏宋初有自鳳林徙居金華郡城者五世而生本贈太師追封魯國公魯國生登政和二年進士奉議郎知湘陰縣贈太師追封魏國公魏國生四子師醇鄉貢進士贈奉議

郎師心政和八年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尚書除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爵東陽郡開國侯贈特進謚莊敏師古亦鄉貢進士師德宣議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莊敏生四子其第四子爲福建轉運司幹辦公事汾實與丞相魯國文定公准爲從兄弟幹辦生二子其次子杓通判嚴州實與魯齋先生文憲公柏爲三從兄弟通判公之曾大父也大父偕父庠皇贈從仕郎建德路分水縣尹母郭氏封恭人自通判仕嚴因家焉其後遂爲嚴之建德人公資性穎粹幼篤學能通經史大義年十



六以選掌郡學錢穀尋見推擇補郡府吏繼遷杭蘇  
二郡杭守王仲溫名卿也噐公爲人以遠大期之遇  
以賓禮大德丁未杭城飢公理賑事所活數萬人用  
薦者陞浙西憲府掾會有例憲掾南人不得用復吏  
紹興貢舉法行就試不合又吏處州陞江浙行省理  
問所令吏延祐庚申出爲掾福建帥府用年勞上名  
中書泰定丁卯授從仕郎温州路瑞安州判官後法  
久弊公詢諸土俗咸謂義役爲可行即爲第其富貧  
均賦之民大稱便大府因諉公賦旁州平陽役不閱  
月而畢其民稱便如瑞安二州後法皆久而不廢杭

之蓋官海岸崩行省檄諸州遣官修治之公破役董  
其役不踰期而事集宰臣察其廉能辟行省掾史其  
所掌多重獄每抱其獄稟堂上有所疑議無不立決  
者別曹事務常無領之投牒求仕者資其造就統  
甲戌除承務郎處州路總管府經歷替佐守貳鈴束  
吏屬大小政務趨辦以期舉無缺失者其年朝廷遣  
官錄囚行郡國公爲平反冤獄得免死者十九人莫  
不稱其明允後至元庚辰遷贛州路總管府推官刑  
獄無重輕必究心爲窮竟平反者尤多凡經其讞議  
人自以不冤贛所屬二州八縣其民好鬪而健訟往



往貧者殺子女以誣巨室富者養窮人爲親屬殺以  
害仇家相習成風爲害滋甚公下令嚴禁之有犯者  
無論情輕重悉生死三年之間民用不敢犯習俗丕  
變於是朝廷重更守令之選部使者交章舉公堪其  
任至正丙戌除天臨路湘鄉州知州換階奉議大夫  
湘鄉界在大湖之表而隣於溪洞其民頑悍素號難  
治公至則一用禮義化之作爲教條約民與共守又  
刻小學規程之書使家習而戶喻學校久廢乃集俊  
秀子弟延名儒爲之師使肄業學中又新作禮殿置  
雅樂聲名文物觀聽聿新州故別有義學學田五百

晦蒙之口其口而生亦以公爲追稽年之逋租而勸  
好義之更新之置師焉其體如州學士風翕然  
田賦久不理大家與吏胥並緣爲奸利詭匿其稅額  
以避徭役而受者多閭左之民公爲括其實俾自  
陳毋有隱也其有隱沒四入官旣得其實乃定著于籍  
而爲賦役之差富貧以均民心悅服所在荒田募民  
不能畊墾者三年租稅勿有所與而境內無曠土塘  
地陂堰修築以時水旱不復能爲蓄矣先是隸夫選  
卒持文書行材落門需求貨賄鷄犬不得寧又民有  
冤詣官讞訴者公輒把持之或嗾無賴之徒誣人



以非罪公灼知其情痛繩以法且禁在官之人悉不  
得下鄉况訟至庭中者是非曲直立為辨決鈞深索  
隱洞中其有啓而原情制罪一本乎寬恕民有鄰里  
者以造孽必鑿獄公鞠之初無左驗也既釋之有  
其正者與廷不率教達之因益死公視之其免非  
盜竄正處中其啓云死也當正以本罪有誦公保者  
二盜而無家產不空書之于獄公論以釋即以還  
之但有唐用者以養女意味福為贅婿因勸福為奴  
福不服則証以他罪公問之得實俾福引妻婦本家  
有豪胥以女許嫁王必忠既乃悔之歲久不成婚必

忠以訴公命依中人家禮納其幣當日即成婚豪民  
陳清素武斷鄉曲握持官府事家貲累鉅萬復衆募  
奸人偽造鈔其家久輒殺其人以滅口陰結大官為  
勢援所為不法人莫敢誰何公發其罪惡父子皆坐  
死仍籍其家而還其所占土田于民大抵公之聽訟  
斷獄無問事輕重當避嫌苟得其情片言以決一日  
坐廳事有牛突入膝跪而淚墮公語之曰若有冤乎  
苟有冤若第往乃令人踵之往牛至屠家而止得私  
屠牛者痛懲之以已貨贖其牛而申嚴私宰之令咸  
謂公有神明之政矣會鄰郡盜岡寶慶搖撩反朝廷



連歲用兵討之軍旅使客皆道經是州公督運糧餉  
十餘萬石營辦軍器亦以鉅萬計州非驛道無傳置  
且舟楫不通轉輸供億之費悉資於民公賦之有方  
不擾而事集不足備俸錢三千緡欣助之故民雖勞  
而不怨大軍之討賊也不能習知山川之巖險以故  
持久無成功公募凡敢勇諳武藝習知谿洞形勢者  
助官軍戰數有功復令大家集民兵阨塞之處戍守  
之民恃以爲安著令民有鰥寡孤獨者居以養濟院  
而院廢甚公旣重爲飭治又新作捕盜司及賓館迎  
恩亭而神祠佛刹所當理者亦爲之新又定勝廣濟

虞塘二石橋悉繕完之其後尤鉅由公使民義故民  
樂於趨事而赴功土俗拘陰陽家說親死或三四世  
不葬公與民約限六<sup>十</sup>日皆就葬不葬者以不孝論宿  
柩得入土者餘二千有客使其州擗櫬不能葬者則  
爲擇地以瘞之賜高平帛必手選厚繒面授之俾受  
實惠焉公在湘鄉三年信義旣明威惠並著教洽化  
孚變爲禮讓之俗倡優屏迹道無行丐之人兇頑之  
徒更相教戒習爲善良曰吾苟爲不善何面目見王  
公耶龔珏有隱德仇演有孝行皆表闡于朝雨暘風  
火有禱即應又數有芝草之瑞入其境民情舒以和



有熙熙之風焉於是治行於湖南諸郡最以年七十致其事士民相與告大府願留公毋行日千餘鏹屬于道塗憲帥二府咸止公必俟乃可去公爲之勉留明年庚寅力辭而歸民庶攀留填塞路道號泣而別相率立公生祠三十餘所又編大夫士所頌歌鏤于梓爲甘棠集列人民所慕思鐫于石爲遺愛碑公旣東歸日徜徉于家林適時多艱行省承制起公攝建德路總管府治中敦迫就職不容辭避而有攝郡守者方專權自用勢不相下則構危言以中公賴省臣辨其誣事遂解而公竟以疾卒于杭之寓舍朝廷除

公中憲大夫僉庸田司事致仕命下而公不及待矣公生于至元戊寅二月十九日卒于至正癸巳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六以其月二十七日歸葬建德縣西青山之原公狀貌魁梧衣冠儼然剛正之氣動形於辭色遇人待物一以誠敬無少間節操廉介門無私謁在湘鄉時有二官濫漁利歸于州守公曰官利乃可私用邪斥去不受故談者謂其如朱絲之直玉壺之清家居奉祭祀悉遵朱氏家禮事其母備極孝道教其子皆有學有文公元配方氏封恭人子男八人潤用止善建中壽康尚雄女五人適姚至能吳



昇齊唐卿姚昂朱元澤馬元達孫男十四人稽稠穆  
秉廩積穀穎穉擇秩穉種程女九人惟公生于文獻  
之家夙以材自見拾級而陞爰有祿仕能名異績所  
至著聞晚乃專任民社之寄克以所學施於有政觀  
其化民成俗本乎禮義以爲治雖古循吏如文翁之  
治蜀韓延壽之治渤海何以尚之公歿且葬而世系  
官代治行之詳未及有所登載建中以告禕曰先人  
之所不朽者維文字是託失今弗圖恐遂湮沒豈無  
他人以惟子也屬禕不敢辭乃撫其實具書之庸埃  
述作之家採擇而論次焉

故叅軍 鬻郡伯胡公行述

公諱深字仲淵姓胡氏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  
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虎  
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湧湧生衢州錄事參軍松年  
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溫州樂清縣令璿璿  
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祖也祖諱堂  
妣李氏考諱鉦仕元爲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  
郎妣趙氏公有奇質讀書過目即成誦負外府君早  
歲宦游京師公甫十歲而季夫人與趙夫人相繼沒  
公侍大父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而學業益以



進下筆爲文數百言可立就弱冠游京師適負外府  
君仕高麗乃往候焉居久之負外府君捐館舍而繼  
母實生弟海年尚幼公泣謂海曰天禍我家我父棄  
諸孤萬里外今吾奉匱南還爾其蓄此以事母他日  
吾當復迎吾母與爾矣舟行一日泊大岷下夜夢父  
老語之曰此岷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頃大風  
雨至岷果崩墮水聲如萬雷霆人謂此其孝感所致  
云旣歸葬遂廬于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  
謀醫藥術數卜筮佛老之書而研究之然於醫尤精  
常曰窮而在下者不能及物唯鑿可能濟人耳乃建

藥肆市中有以疾病來告者輒與之藥弗與計直也  
至正壬辰江淮倣擾盜賊蔓延閩浙間由建之浦城  
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生民無所賴  
禍將及矣乃集鄉民共爲守禦計而結寨於湖山於  
是處州境內民相挺爲盜江浙行省調萬戶石抹公  
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其軍事一見懼如平生石抹  
公喜曰吾事濟矣湖籌策今無與比區區小醜不足  
平也即檄屬縣募壯士爲軍十日間得數千軍于竹  
口傳檄賊中曰爾等皆良民因註誤故爲亂棄仗即  
仍爲良民耳賊中傳相謂曰胡君長者其不欺我盍



歸之盡燬器械相率肉袒來請罪公一緩之以恩餘  
寇次第而平歲甲午二月石抹公還臨海公亦歸隱  
於湖山三月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  
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晉討之道曰處州辟公計事公  
與語意合軍事請公叅謀之公曰除暴所以救民今  
溫城叛者止一二人若破其城玉石不分如平民何  
此宜以計取不可以力攻也乃遣辨士入城說其黨  
曰韓虎陳安國悖逆亂常今王師致討大兵四集旦  
夕即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等胡爲爲賊守自取  
作壘粉耶今將軍念若等未忍即加兵若等能去逆

效順悉厥宥苟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矣其黨聞  
語已咸相向泣曰吾屬自度皆旦暮鬼耳今乃蒙將  
軍開生路敢不惟命六月果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  
瀕海民以漁爲業是時城閉者三月民貧甚公即請  
發粟賑之事有不便者皆爲之更除驩聲載道曰吾  
民早得見胡君豈至顛沛如是耶恩寧普公欲列公  
功以聞于朝公謝曰幸遇明公爲知己得效寸尺志  
願足矣何以功爲旣而恩寧普公以行省叅政摠兵  
番易復辟公與俱行軍務無巨細悉諉之信任之者  
益至歲丙申六月青田潘惟賢華仲賢聚衆爲亂聲



言攻龍泉縣長吏聞風遁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  
先生毅與門弟子集議擊退之縣長吏及里中惡少  
年疾其功因害王先生公時在番易聞之馳而歸語  
同門友曰昔毛術能爲師復仇吾徒顧不能耶乃引  
兵執害王先生者盡殲之遂從事于青田而麗水之  
浮雲泉溪賊並起歲丁酉春縉雲之黃村松陽之  
白岩遂昌之大社無籍之民盡爲賊勢連結不可遏  
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后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  
分院鎮處州旣至即假公本院行軍都事統兵以討  
亂九月攻泉溪賊寨拔之十一月又平浮雲歲戊戌

正月白岩賊來降五月縉雲賊亦平八月移師攻遂  
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巢穴出迎敵公望見笑  
曰此非天授我乎使賊堅守窟穴未易即殄滅今日  
之來送死必矣乃分部諸校以正兵與接戰以奇兵  
左右翼夾擊之別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  
面受擊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  
之乘勝直擣大社周天覺降乃班師歲己亥秋以兵  
討青田賊黨金德安誅潘惟賢兄弟以降於是處之  
境內諸賊悉平矣先是國兵取浙東衢婺旣下獨處  
州爲石抹公所守不肯降是歲冬今上皇帝遣僉



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林公出戰敗  
北大軍遂入城而分兵取屬縣未附者公時以假元  
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爲拒守計  
四縣士民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公治兵  
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未聞有一命之錫國家則  
負公公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不得已挺身見  
胡公而四縣因得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驛召至南  
京待以殊禮居無何擢中書省左司員外郎 上日  
與公議論天下事公有言 上未嘗不稱善也歲庚  
子秋命公相龍灣虎口形勢築二城以衛京師工不

煩而事以集歲辛丑秋有旨命公還處州招集舊部  
部將校士卒以從征西歲壬寅春從 上平汪西命  
公以親軍指揮領兵守吉安會浙東苗軍叛遂守  
旣被害而處城亦爲其所據 上命公以所部宣  
還復處城比至城已復即除公浙東行中書省左  
司郎中摠制處州軍民事時山寇乘苗之亂往往竊  
發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盡誅之於是守 二猶單寡  
公募之得勝卒萬餘人軍需糧餉雖取給於民而民  
素受其惠咸樂輸之無敢後時江西俱食浙東益而  
有司十分抽其二商賈絕少公請二十分取一從之



販者廼通軍用以給歲癸卯春諸暨守將謝再興以城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擊却之公引兵去之援因建議以謂諸暨浙東藩障諸暨不守則衢婺不支矣乃度地距諸暨五十里甌岩下別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壕柵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議別爲城守計使者至城已完上嘆賞不已已而浙西將李貞大舉入寇兵號六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廼引去上念公立城之功遣名馬賜之青田之廬茨地接閩境人素曠悍恃其地險惡屢叛屢服至是乘我師在外復爲寇公還引兵直抵其地二十年誦

誅之徒悉就殄滅人咸快之歲甲辰秋温州方明言取平陽時平陽已爲我所有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領大軍攻温州明善窘感乃與其叔國珍議納歲貢銀三萬兩有旨俾班師公乃入覲上欲遂柄用之公以邊境未寧願還守外以自効時上旣即王位乃除公王府叅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上諭之曰俟閩浙俱平當還汝中書矣歲乙巳春福建陳有定來寇邊公率師往征之遂取建之浦城繼而建之崇安建陽二縣亦俱下上遣使賜以所御名馬將士賞勞有差建之守將阮德柔以兵四



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二柵有定  
大恐盡率精銳來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  
執有定既得公甚相禮待公因具道主上神聖四  
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以撼之  
有定初無害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公遂遇害于福  
州得年五十有二訃聞上痛悼不已遣使即其家  
祭之命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  
官職勲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人  
其於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弗精詣者性儻好施  
予賢士大夫有貧乏者傾橐以餽之弗吝也其守鄉

郡凡五載馭民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僇一卒  
恩惠在人甚多故其沒也聞者無不流涕鄉人爲立  
祠以祀之公先配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今  
爲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司事次曰祀女一人適  
同里章存厚繼室楊氏故中書左司郎中元杲之妹  
也公旣沒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爲象具衣冠以葬實  
附于圍原先塋之次會國兵旣取閩俘有定至京  
上命楨齏其肉以祭公禱辱與公交二十年知其爲  
人學贍而才裕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遭時叔季未  
及有所封立及旣結知真主庶幾有以自見於事



功矣而昊天不弔不及竟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  
欲爲豈非其命也天公當定謚於奉常立傳於國史  
而勒銘於神道然行狀久未克爲於是楨來以爲請  
誼不得辭謹爲擴撫其平生大凡而是書之雖於公  
之穎識淵度無能有所發揮庶幾無愧辭者矣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程